文選

和
505
16

和門 505 16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向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註

令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

父犍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贊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荊州立南康王爲帝進梁王冠冕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善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坊爲

明治三六年九月二六日 購求

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

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不賞 五臣作故庸勳之典蓋闕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語臣曰貴史記蘭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也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勳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 善曰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荅謝之道少者蓋爲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 要不得不 五臣無不字 讓爲之名使筌宰有寄 善曰言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強爲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爲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通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皆中典書孝昭曰誠存眤懈治道有寄也向曰雖不可荅然要不可讓爲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善曰漢書高祖紀贊曰寬仁大度天生德也漢書高祖紀贊曰寬仁大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 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與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

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辰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 在昔聖明隱鱗戢鼇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爪鱗而匿景也 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替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冉博通羣藝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毓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 勁氣陵雲而辯析歷天口而似不能言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口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輶軒其字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爽齊人為之語曰雕龍爽也說文曰雕琢畫文也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葉如淳曰所作起草為葉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輶軒除其藁草之本 爰在弱冠首應子旌善曰禮記冠義曰成人之禮也重責於成人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翹翹車乘招我以旆善曰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旆孟子曰夫招士以旆

大夫以旌也　濟曰翁冠二十特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爲天子之信

客游梁朝則譽袁盎暮則稱鄧公

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謂北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爲巴陵王法曹故以比也　鄧公名寧府則延譽自高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玳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爲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爲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爲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

功隆賞溥嘉庸莫詳

善曰陸士衡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繞君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綏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庶雅曰厲高也　濟曰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

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爲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六
自之秋大樹之號其行善曰銑注銑曰漢邵
病而去亦此梁王辭諸將並坐論功而馬異獨辱於樹下不共論功
軍中號爲大樹將軍言梁
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及擁旄司部代馬不
敢南牧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
殺高祖監同
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
秦論曰胡人不敢南
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部司州也代謂北
胡也梁王鎮司州部
馬不敢南牧故也推轂樊鄧胡塵空聲久起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樊城漢書馬商曰臣
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
推轂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鄧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
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向曰王者
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
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惟彼狡童窮凶極虐
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嬖近羣小誅高祖兄
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
今鄭玄曰狡僮謂紂也銑曰狡亂也童謂
東昏侯即位行荼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衣
冠泯絶禮樂崩喪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
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
豺言謀王室善曰何
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
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吕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
公會齊侯于北謀王室也
良曰言告其軍旅

誓戒衆士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
釋白羽右釋黃鉞兌而自爲係出師頒曰素旄
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
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谿三軍之士靡不
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尚書曰震澤底定 翰曰白旄也黃鳥地名
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甲鉞鱗下車亦旄
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
卒輻分紂之車旄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
王也 向曰言凶徒既殲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旄碎裂 致天之届拱
揖羣后 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
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銑曰届誅也
言致天子誅但拱手以揖百官 豐功厚利無得而
稱 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
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

德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
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 是以祥光
總至休氣四塞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
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
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良曰祥光
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
星入昴 善曰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
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
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
星上入昴汪曰入昴宿則復爲星 翰曰堯見
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
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
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善曰
蓋美言之其實無也
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
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 濟曰元大茂盛勳

功也而地狹乎五臣作于四履勢卑乎丸伯帝有恧焉

轜軒莘止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也帝實融也轜軒莘此謂建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轜軒之使毛詩曰有駜駜彼乘黃公侯腹心薛綜曰駜駜馬肥盛貌也莘衆也言梁王勢卑於此也今遷其位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恧慙也銑曰轜軒輕車也莘聚也今遷其位其甲等莘茲有辭人致其誠信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毛詩曰庶幾夙夜以事其君席猶讓同乎

匪席之旨自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爲又遠而反復也謂常位宜定也

教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脩張良廟教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脩張良廟

傳季友善同翰注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爲太祖所誅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謂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泰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

義未玄 遺羽公胺錄

人
也

綱已善曰漢預晉書東平王簿王豹自事齊王
綱系曰況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濟曰綱紀
謂主簿也司也教若主簿宣之故若
虎呼之亦猶令出制前言門下是也夫盛德沒
義存祀典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祀廣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向曰祀典謂除祀之
常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善同銑注
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
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
被髮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
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
也今宋公臨思此事痛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
黃中照隣殆庶二父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
明以為隣近也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善曰漢書曰張良
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
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
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翰曰易云雲從
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 夷項定
漢大拯橫流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
會圍羽垓下羽敗自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
曰洪水橫流氾濫於自到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
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於天下 向曰夷平也子房
拔也橫流謂亂也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
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

也仁德乃爲
管仲之首 **若乃神交** 善作已與交神也 **之上道契商洛**
善曰荅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書口良從
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
子可教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宴圃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李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
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
之力也 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圮橋黃石
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爲呂后
畫策迎之以得太頂十位遂定契合也 **顯默之際**
睿然深遠難以究探也 善曰言其
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
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掊擊而知夫道睿然難
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流潀溪莫測其深莫究其廣
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淵流浩潀莫測其端矣** 善曰言其
度量深大

齊曰言子房德深廣浩潀不測其端涯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善曰
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韓報讐始皇東巡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
謂停又也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而駕留城
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 **靈廟荒頓遺像陳陳** 善曰沛辟
辟邑與豁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
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儀形
眛闇也 向曰像形也 **撫節懷人永歎宴深**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永歎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曰史
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門者夷門城
東門也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
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

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銑曰言太史公修思想侯嬴之義也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擬

之若人亦足以云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比人嬴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

可改播棟宇脩飾丹

青頡繁行潦以時致薦善曰左氏傳君子曰頡之水可薦於鬼神也濟曰頡繁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扞

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善曰廣雅曰扞漾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翰曰扞中刊謂典謀也

圭者施行

爲宋公脩楚元王墓敎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

故脩

之、

傳季友

綱紀夫讓賢崇德乎載彌光善曰禮緯曰天子讓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向曰彌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葉斯境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

彭城屬楚故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王穉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本支之祚實隆鄙宗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濟曰支體祚福隆盛也遺芳餘烈奮乎百世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隆盛我鄙賤之鄙者謙也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又曰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又曰毛嬙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而立封疆然莫不興起也翰曰烈美奮發也

墳壟莫剪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壟翦拜塋翳然頹無人翦除灌掃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善曰李陵書曰

也翳然荒蕪莫翦勿伐召伯所茇風愛其人棠且猶不翦況其樹而不敢伐也銑曰德美愛其樹則召伯之德者則召伯之植其棠木名追甄吉墟墓信陵人懷植其棠且猶勿翦

俗通曰召公出爲二伯止其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

尚或不泯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無忘五家也濟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信陵君守冢五家

寔爲不滅毛詩曰緜緜瓜瓞緜緜不絕也況瓜瓞庭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善曰

如此況我與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爲本也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

厥猷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

行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向曰蠲免復行也謂免除也墓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

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 善曰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 向曰蠲除也 良曰蠲免復

問神靈之感聰明

[illegible]

案字文共十二首校
補六臣相同無注
多有脫句為見
注義里之例實
徵婉真見排作劫
嬗唐碑序宋表啓
皆由此出

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后君也此述古之聖德之遠者也 良曰后君至治者也

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見其善者如探湯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濟曰文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成而不可及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善曰莊子曰黃帝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 向同善注 華封致乘雲之拜 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注富且多男子堯背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

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棄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惠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閒閒封人曰退然山峒有拜乘雲爲請今不同故至者蓋請者必拜故也良同善注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懸鼓于衢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簡簨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事者振鐸教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徽者揮鞀也鞀曰揚舉也求士謂求賢才也餘烈

同善注

曰陰脩敷化二都威敬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閒之餘烈良曰敷布烈美也

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善曰爾雅曰寅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銑曰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

居載懷祇懼

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高居罔危則懷敬懼也祇懼也向曰審其聽受而敬也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議

善曰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向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懸之於上言未議者未有直言之士寵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之道延佇立以渴待也

善曰爾雅曰寤寐寤覺也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間思于善實之臣嘉善獻道也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

賓王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升進也**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銑曰懋美也三道謂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爲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爲通也**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望

又問昔周宣惰于畝之禮虢公納諫善曰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濟曰千畝之禮以爲農先**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直言**善曰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也翰同善注**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鄭玄禮記曰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良曰人以食爲天若無人不生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善曰漢書鼂通說武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不可攻也氾勝之書曰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銑曰假如以金爲城以湯爲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 善曰莊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向曰稼飲曰穡 **而青旌肅事土膏而朱紘戒農** 善曰國語曰號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脉理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諸侯之旗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冠飾也戒勑典法也言勑正其常法 **將使杏花菁菁耕稼不休** 善曰杏始華

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腯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 韓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穫收苗也愈占失也 **清風述遵無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耕之道敏欲廣以平細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冷風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良曰細田中爲壟廣尺深尺所以養苗明水以潤田故云清細冷風所以停農事無廢也遵法也 **而釋耒耘耨** 善曰塩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見人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 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何爲佩牛春夏不起田畝

言刀劒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爲如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
覆知改也兼貪擅富浸以爲俗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
謂大家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爲孝後主固宜是華浸以爲俗豈不謬哉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爲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曰以致壞言兼并之可以壞國如此也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貢謂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鄭玄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擾愚煩愚民也擾煩也鹵魯五臣作鹵音苦可腰恐時無

史白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爲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十餘頃因曰白渠也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史起白公爲渠引水溉之也興廢之術矣陳厥謀善曰尚書序曰咎繇謨也向曰矢直也言易田者直陳其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艮曰大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敬法典刑虞書茂典善曰虞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卹憂也茂盛也敬法憂刑自民俗澆弛氏法令滋

彰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濛醇散朴許慎
章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濛與澆同老子曰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也銑曰氓民也弛廢赤石少
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也 月
不寃之民善作棘林多夜哭之鬼善曰窮民天
民之窮而無
告者漢書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琁
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
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
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翰
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
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司收之春秋
元命苞云桐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 吕
誅無辜也言寃人日多復有無辜者 月
明發動容吳食興慮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
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昊不遑暇食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昊食晚
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興思
慮言憂也傷秋茶之密網制夏日之嚴罰善曰塩鐵
繁於秋茶網密於疑脂左氏傳鄧析問於賈季
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
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銑曰
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
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
刑也言如張網者也 永念晝寇緬追刑居善曰
墨子曰晝衣寇異章服謀之殘上世用殺而民
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皃也紀年曰成康之
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良曰堯晝
其衣寇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
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
曆不用曆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 徒以百鍰
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善曰尚書
呂刑曰穆

湘曰禽乃鳥獸捉名獸言禽

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也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謂墨劓宮割也爰於劍始也前古謂周也訪游

禽於絕澗作霸秦墓

善曰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曰此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爲峻法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嘆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翰曰董嘆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安于曰此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爲峻法

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覇也

歌雞鳥於朗

善曰漢仁漢績善曰班固歌詩曰三五蒸淵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梁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憧憧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詩言未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毓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爲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今天下除肉刑故孫漢文帝爲仁列於史牘

昔言所安朕將親覽

善曰輕重二途如奕即用兼通

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

濟時尚書曰禹弃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
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濟曰二
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奏不能必
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善曰周易曰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　良曰財者
人之所資政利之而
於政下故曰次貨
者通萬物之名　泉流表其不廣懋遷通其有
無善作亡　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
荀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
向曰表比置之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
勉也謂遷有貨至於
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
力為之　既龜貝積寶善曰漢書曰
龜貝錢布也　繒帛專用　王莽居攝更
作金銀龜貝錢布小大品寢備息也漢書曰武帝
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

糴釜千繒孟康漢書注曰繒錢貫也　輸曰言
者貨用貝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繩貫穿之
積寢謂積世寢廢
也緡繩皆繩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善曰
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良
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　下貧
無兼辰之業中產顧淳歲之貲善曰周書夏箴
之貪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
家產也在民傳晉海
下貧謂貧人不濟者
平之生者海歲謂
再歲也貲猶用也　惟瘼莫郵隱無捨矜歎善曰
詩傳曰瘼病也國語
除其害也　向曰惟
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
不捨哀矜嗟歎之至
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善

下有邛巨斜之谷開而出銅善曰漢書曰上帝命宇邛莋斜之谷開而出銅溥臨不異下防也
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悛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敕
之也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邛斜蜀中
山名旦有後命事茲銘鑑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
書曰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
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爲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善曰漢宣以來百
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良曰金錢通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泱錢也今
猶繼太公之職事

但赤仄深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隼平漢書曰民
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
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壞重於是有子權
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壞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乎也若物直
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向曰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爲權
宜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宜得
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銖曰開用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
節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云設之弧就周之末詳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禾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近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亮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爲刑滯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鄧說善曰尚書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鄭玄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又曰分命羲仲宅南曰明都鄭玄曰分命羲仲宅南曰南交又曰分命和叔宅北曰幽都鄭玄曰分命和叔宅北曰朔方又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孔安國曰羲和堯掌天地四時之官也欽敬昊大也敬順大天而數之以歷象日月星辰之度以敬授人民四時之事也尚書大傳曰唐虞之官廢職昧谷虧方善曰言司歷之官廢職不修昧谷虧方不知所在也昧谷見上句虧謂夏義和湎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遶東殷旋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靈帝時又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魏氏將興天應也乃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鄭玄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又曰分命羲仲宅南曰明都鄭玄曰分命羲仲宅南曰南交又曰分命和叔宅北曰幽都鄭玄曰分命和叔宅北曰朔方又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孔安國曰羲和堯掌天地四時之官也欽敬昊大也敬順大天而數之以歷象日月星辰之度以敬授人民四時之事也尚書大傳曰唐虞之官廢職昧谷虧方不知所在也昧谷見上句虧謂夏義和湎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遶東殷旋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靈帝時又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魏氏將興天應也乃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紛諍容參疑

論鍊而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銑曰謂
論鍊群理往歷五行日月之理紛紜其事甚多而
疑論竟無所指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善曰班固高
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劉業基
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翰曰纂繼
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庶今日月休徵風雨王燭善曰
日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多有夏爾雅曰春爲青
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
王燭也濟曰言今日月光輝美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克明之言哉善曰尚書曰
欽若之義復還於予大夫何如克明俊德
艮曰克能言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
使如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義和敬順天時
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予大夫秀才也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善曰尚書
曰分別明白書之

別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
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濟曰夏殷
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爲正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白馬也建丑月
爲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
寅丑殊建其何爲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善曰尚書旋璣
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奧
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
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特
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
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
俗以御八極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

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運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不失也

五辰容撫九序咸和

善曰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今未歌者謂其未治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天氣上方受鑒坐以聽神之本蘇林曰宣室在未央前正室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處發名也因感鬼神事而問鬼謚曰明堂謂黃召賢良之處也

傷之念恒軫若懈

善曰尚書曰民隊土塗炭孔安國曰若懈怠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詩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

故能貧綏賦省徭植穀

善曰應劭曰緜者役也向曰憂貧人窘困救者緜役傾刑獄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虞子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式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虞度備之事

多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蒲桑必盈七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君子攸芋君子游為漁陽大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晏曰稌稻穀也齒七月詩

月之歎

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君為政樂不可支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必多此歎者盈多也

豈布政未優將罷五

作民難業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國土教罷民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爲疲弊之民難成産業也登爾於朝是屬宏議周弗同心以匡厥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將崇論宏議也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向曰惟辨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上叶

星象下符川嶽善曰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法河

海三公又象五岳也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公才授職五臣作位揆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卿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紀綱皆可從於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善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者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之裔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爲歷正玄鳥司至青鳥司分伯趙司至丹鳥司開丹鳥司閉

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或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帝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庶衆也績功也凝成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帝也庶績功凝成也周官三百漢

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殷周之道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游龍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寔繁多也善曰尚書曰冗事廖廖食祿省閒冗與散同

冗事五臣作舉棄則橫議無已善曰荀悅申鑒曰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頃決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翰曰冗散放恣之官言若閑散之官棄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昊務不治則生詠弭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則坐為談議者謂也弭益也向曰昊勞也勞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復多積也彌益也

何則可脩善詳其事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之也

銑曰則法言開捨二途何法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善曰公羊傳曰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帝親萬機勵精爲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下邑必樹其風。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爲邑起冢立祠曰言雖小邑必識其風化也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至有良撫鳴琴。白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同善注翰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鹽危之域。蹐五臣作濟俗於仁壽之地。善曰漢書曰害爲沛主吏掾肯義傷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也漢書曰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贊曰臨危曰阽或曰阽屋檐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殿一世之民蹐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爲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阽臨也域亦猶地也是以賈誼言天有下之有惡吏之罪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爲善則人必能爲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頃深汰太珪符。妙簡銅墨。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爲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濟曰頃僉向來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詔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楚沛多蝗其飛至縣境輒自回避不入均爲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唯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凡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善同銑注壽王爲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戰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豈新擇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善曰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弘大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豈新積之未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久爲復網羅之目尚略秉意正論無侵執事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爲有司枉撓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

謂無恐侵誤執事之
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於民不述於禮大賢之人且利人疆於國無謀添舊法皆取權宜以爲制度但利民疆國而已豈非療飢不期於鳥食拯溺無待於規行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鳥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殽拯濟沉溺者豈待爲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政而霸司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弃本徇末厥弊滋多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季寄曰本農也末賈也向曰徇求厥其也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善曰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穀音善注豈欲非聖無法將樂有鄭衛也濟同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以既道而權善曰孝經曰良曰今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銑曰賤禮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爲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書鄉閭以孝弟善曰孝經曰今決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良曰今欲專男士爲耕女士爲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書於弓騎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又問自晉氏不綱闕河蕩析善曰漢書述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関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韓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闕郡爲羣賊分析以僭稱之離善曰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沐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　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水名　民思念善作念字舊民永言攸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濟攸濟　銑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故　選將開邊勞去　來安集　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惡將練兵深入遠戍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　加以納款通和　布德脩禮　善曰納其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脩禮漢書曰匈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殫也　向曰戎狄納制之歌皇華而遣使賦賓南而懷賓　善曰周禮曰安邦國以懷賓客也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所以闕洛動南望之懷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夷邊北歸之念　濟曰闕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　秋風驚翕易落　善曰漢書音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

曰射爾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甚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秦之將銑曰危孽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無待于戈耶用辭辯良曰易爲誅伐蓋用辭辯亦可定之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五云五州顏延之侍遊曲阿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何曰三輔後魏所據片言之辯說齊所據五州亦可定之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善曰爾雅曰嘉謀嘉猷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白褚人掌諫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

論說諸侯揮音揆廣雅曰揆度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以及之誰人或堪爲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升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阪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晉侯無道此之於紂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向曰謂東晉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

位於帝故曰特來而當展禾念循懷慙德善曰禮記
乘此歷數運會也向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
曰天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
有慙德向曰展天子當展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
而爲人君也何若百王之敝齊季歎甚善曰班固漢
百王之敝季謂末年
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
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弃故無餘也
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
矣翰曰言如掃地而淨一無餘者周髀算經善作
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蘇林漢
書注曰刓角之刓與刓同周易曰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
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銑曰彫斲刓方
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善曰周
禮曰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向曰三
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堯舜三王也
宮天子之縣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樂略有分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
實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禪謀草創之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良曰百度法制也
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儲若終敢不稅則國用罷匱善曰周
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
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蘇曰若
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罷匱也百姓不足何以供憂慮善曰
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恥君
孰與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
之端銑曰恥隱之心非仁也恥隱者仁
隱內憂於心每時入翦稟歲課田租善曰漢舊儀曰

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秩
濟曰芻藁草也以供廐馬之食課斂也悄
子然救懷如憐赤子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
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乂也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
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今欲使朕無蒲堂之念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
民有家給之饒善曰一堂之上今有蒲堂飲酒有一
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鄭玄禮記
于曰聖人逍遥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
平也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
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食給
之足可得乎饒足也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善曰
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
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
古會百物也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
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
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寘宝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
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
寘于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
周寘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爲帝王之寘客斯
理何從佇聞良說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良說良曰此
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
爲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亦未之逮而有志焉特有志學也閉戶自精開卷彌得善曰楚國先賢傳
曰孫敬入學閉戶

蒲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九流七略頗嘗觀覽

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顓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舉其大數庶近也

有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

善曰論語子曰有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雖失善曰尚書曰早朝晏罷幽獄治政也上林賦曰眎以覽聽餘字季眞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潟無日魏略曰董遇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上向曰驛無也

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中化之銘曰言上之姜肱碑曰至德動俗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俗惟此帝自謂也青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善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紫乎桓公曰諾於是郎中莫有衣紫者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郤俗善曰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國中甚多纓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令曰人皆好長纓君甚惡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雖德懿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善曰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也朕領五臣呂向曰朕我也領頸也作仰心駿骨非懼眞龍善曰新序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

今王誠頒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銑同善注輜細軿薄丁青紫女拾地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　良曰輜軿車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而惰

游廢業十室而九善曰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

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
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善曰言古者收教不及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考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　濟曰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爲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弘奬之路斯既然矣善曰小雅曰奬勸也既然猶則如此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開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幕使致善道而來　銑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耳目於下也

問朕立諫鼓設誹木於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　良曰立鼓於朝有若諫君擊之設誹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三年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曰伏青蒲五臣作規罕能切直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耳目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冊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曰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睨世風流終敗

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向曰將謂齊未法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將
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善曰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
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不大乎此疑問之辭然
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五臣作人上善曰左氏傳子
而君臨之方言介特也漢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翰曰寓國介獨也何
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
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
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匪五臣作非
濟曰徙遷也匪此辭耳此什
有違論輸左校善曰漢書曰原涉好毗睚於塵
言輸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
翰曰睚眦不和皃輸役
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論輸罪而輸作也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五臣作絕路善曰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讜善
言也銑曰杜塞也讜正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善曰
韓詩曰將恐將懼辭也懼道鸞晉陽秋謝
安為相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也向
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悉意五臣作心
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
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
問其故無隱乃情良曰悉
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知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効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比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跻魏已前天子亦得上跻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向曰招引也言於四方之中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記述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註曰統業尚書二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辟言響之應聲也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皆若響之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皆若響之至者也陛下叡五臣作睿聖篤承基緒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篤堯之緒尒雅曰篤厚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亦聖也述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遭厄運勞謙日

乃 善曰說文曰遘遇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厄困也董卓

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又日睠也言勤勞謙恭日睠不食以待賢也惟岳善作維嶽降神異人並五臣作開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銑註同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謂孫劉也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力角反之西都賓曰卓躒猶超絕異也向曰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初涉藝文升堂覩奧善曰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觀奧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五臣作蹔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

少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　翰証同蓋深默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善曰國語楚語尹賁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讐　銑曰果敢幽決也霜雪言絜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爲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讐也

無以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罰諸大夫寡人何如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所難也廣雅曰厲惟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　廣雅曰厲惟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善曰論語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

飛辯騁辭溢氣坌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善曰坌湧皃七略曰解紛糅結文之於平安　翰曰坌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溢之氣如坌塵起於所敵必縛有餘

昔賈誼求試屬國說係單于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臧賊于匈奴　銑曰屬国典夷狄官詭奇也單于匈奴號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纂小者爲冠纓　向曰勁彊也

弱冠慷慨前世善作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與略曰路粹字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　善曰論語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

飛辯騁辭溢氣坌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善曰坌湧皃七略曰解紛糅結文之於平安　翰曰坌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溢之氣如坌塵起於所敵必縛有餘

昔賈誼求試屬國說係單于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臧賊于匈奴　銑曰屬国典夷狄官詭奇也單于匈奴號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纂小者爲冠纓　向曰勁彊也

弱冠慷慨前世善作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與略曰路粹字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與略曰路粹字

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燕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君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藏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子爲比用者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蜺霓爲析翳雨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宥于四門四門穆穆翰曰揚声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流也四門四方門也穆穆美也鈞賓客御等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声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宝惟賢則迩人安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奇声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宝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国宝不可多得言少有也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五臣作技者之所貪善曰楚辞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辞也言舞此曲妙爲容態者王孫賈曰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樂毅之所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洛曰飛兔騵駬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名良騵駬皆駿馬名良急謂急於所求不以聞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良曰區區猶勤勤臣等區區敢七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善曰漢書刘敬曰臣衣褐衣渴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陛下篤慎取善無必字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

欺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之乎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五臣作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国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五臣作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国士遇我 濟曰解惰也內宮中也忠志士節士也士身謂以身許国於道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平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良曰恢大也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臧否善惡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善作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僞犯科條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於宜董允等善曰楚国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歷三帝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銑同善注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撰拔以與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將軍向寵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善曰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五臣有以字爲督愚以五臣無以字爲營中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所得也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察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知臣舉以爲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彊弱得其所宜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善本作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善同翰注靈桓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荀全性命於亂世
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
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達先帝不
聞 孔子曰在邦必達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
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汚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故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慶顧聘我於廬舍之中也高代事謂陳匡復之義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千
載聞之猶有感激也楚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杭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有此旨公

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謂巴丘拒命危難之間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成都記曰諸葛亮相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不必能安固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良曰寄委託也
天事謂社稷受命以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月作渡瀘深入不毛善
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袁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嶢角不生五穀曰不毛句町縣名今屬交阯
今南方已定兵
甲足用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
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
宜
將帥
善作帥
三軍北定中原善曰小雅曰斯
勸也
銑曰諸侯三軍將帥中原謂魏也
庶竭
駑鈍攘除姦凶善曰廣雅曰駑
軍也中原謂魏也
駘馬也謂馬

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盡也爲鈍馬亮伯此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雒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規作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五臣作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善曰蜀志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進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理伐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陛下亦宜自課五臣作謀以咨諏是俱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諏訪也毛詩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事爲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尚書曰奉先帝而追孝濟曰察視也臣不勝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感於懷分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悒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爲君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鄭曰言孝內於家分忠於國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
譽興国謂服叛威逮也無益之子向曰榮親謂爵禄名
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
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禄
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才能以授與之是
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故
君無虚授臣無虚受虚授謂之謬舉虚受謂之
尸禄詩之素餐所由作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明
以虚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
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煩有所知若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禄而已譬若尸矣良曰謬誤也尸禄謂善惡都不
言而食禄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皆
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虞
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王
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又曰周武王
封召公奭於燕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曰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
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曰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
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
高澤孝經德教加于百姓升平致礼也史記大史公成王作頌沐浴
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銑曰升平太平也潛
竊位
五臣作
東藩爵在上列而位竊
爲東藩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
居其位植封鄄城王在国東藩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
身被輕暖口厭百
味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
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

屢選百味　向曰輕煖調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此者祿厚故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五臣作人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向曰言古之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国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慙玄冕俯媿　五臣從小　朱紱　善曰周礼　王之五冕玄冕朱組綬也　濟曰挂慙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国如鵜而空衣紱冕恐慙此譏是以慙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和合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　良曰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　五臣本作脫　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　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兵不動其威不試其仁不施其惠成周　李軌曰天下太和臣不暇安枕席混太也　翰曰敵国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胄謀也太和則大同　故啓滅有扈　尸子曰啓乃令魏朝也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善曰尚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国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　銑曰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　臣濟漢書注曰統摠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　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

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尒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江漢之浒王命邵虎祈父予王之爪牙濟曰方叔邵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也繳繒射也鉤鈞也射鈞未息請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注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爲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善同銑注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劒而死雍門狄齊烈士也越伐齊至齊境雍門狄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爲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劒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見說苑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絆馽

小者爲冠纓　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　濟曰屬国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闕稱臣　此二臣　五臣有者字於漢　豈好爲夸主而燿　五臣作曜世俗哉志善無志字　或鬱結欲逞　五臣有其字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　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　善曰漢書文也　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　固　五臣無固字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銑曰捐弃軀身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　五臣無伏字　以二方未剋爲念　善曰戰国策　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　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言未靜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　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者老者也即世死也言雖武帝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　蜎蠉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晉戰也　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　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　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善曰支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雖刀小用蒙見宿留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測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雖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五臣本作卅　之任謙不敢當大將　善曰魏志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將軍曹真伐蜀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

偏舟亦偏師也吳必乘危躡五臣作蹈險騁舟奮驪突
水戰故云偏舟
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會五臣作擒權亮庶將
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禮記夏后尚黑戎事乘驪
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殲所獲之左耳也尒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馘字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遺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仲與荊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勍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爲朝廷所榮雖身遭虜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如微才不五臣作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會息爲視終於白首比徒圉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圉牢閑也向曰沒盡忝辱也鄭玄周禮注曰圉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食馬長丈而已無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爲牢圉以養畜流聞東君失備師徒小衂女六反一善曰也如此非我之本志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濟曰流傳衂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漢書王音曰失行流闐亭敗績衂猶挫折也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天守備也時曹休爲陸遜所敗故云此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謂却扱衽也良曰輟止也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發曰凌赤岸掔扶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

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左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　伏見所以行軍五臣作師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作也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致勝　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作徇　國家之難　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殉國家之急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五臣作績　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作撫　心而歎息也

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厲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濟曰屠裂謂刳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爲敵国刳斬而功勳名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此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復循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国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也　良同善注　絕纓盜馬之臣赦五臣有　楚趙而字　以濟其難　善曰北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則以其同祖故曰趙　餘同翰注

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礼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爲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鬬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讒貶爲侯故有是飲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 善作代 銑曰先帝謂文帝 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 善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城威王章也去世謂死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之夫先大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馬恐已不久而死溝於溝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善曰戰国策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

盧狗非怨號韓國知其才 善曰戰国策濟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大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太廢於後大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禁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国之盧大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国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国知其善

是以效之齊楚 五臣作秦 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善曰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騏一日而千里也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兎東郭之兎捷疾噬咬也言狡兎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善曰楚辞曰長呼吸以於悒於悒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已幸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編扑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举踵也竦猶立也扑擊也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皃扑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

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矣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注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女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恩目致殆不真賢也良曰巍巍盛皃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哉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体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患相感生則相賙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欵誠至情猶不敢默默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向曰言已如塵露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国也願效末能增其固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之必善本作必知字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濟曰冒覆也靦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善曰論語文也

曰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　夫天德之　五臣無之字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

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七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　銑曰睦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及周之　五臣無之字　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詩傳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也　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爲此政又能理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善曰毛詩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以蕃 五臣作蕃 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自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 傳曰言周公以三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蕃屏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 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不殊如淳曰爽差或為散尒雅曰爽差也 銑曰骨肉謂兄弟也 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向曰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親親篤肉之義寔在厚固 遺其親者也 義而後仁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 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五臣作族善曰尚書曰

欽勲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多興九親猶九族 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兄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衍也 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善曰列子曰巨驩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部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為上下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怒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請以重幣固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紲與固通 臣奔晉子反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不

敢乃望交氣順脩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近者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隣閭之異殊於胡越善曰蘇子卿曰誰爲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録處皆如路人也閭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也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心皇極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国風文曰言此實天子爲之濟退省五臣作惟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沛然作雨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皃具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愉悦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礼於君也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向曰怡怡兄弟和楽皃篤厚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濟曰膏脂也沐甘糈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宮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爲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東観漢記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窃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
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
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
弁銑曰辭辭国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解朱
組佩青紱 善曰紱綬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
洊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
取顦顇 安宅京室執鞭耳筆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
號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耳筆載筆也
漢書趙叩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從也
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
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 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
兆之中 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承答聖
問拾遺左右 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 蕭望之
劉更生並拾遺左右 良曰荅謂應荅君命

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 乃臣卅情之至願不離於謇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善曰
毛詩序 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
宴也棠棣詩篇名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
刺兄弟不睦也
罔極之哀 善曰毛詩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銑同善注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善曰漢書
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舉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絮欲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
涕泣之横集 翰曰僕隸下七言所對曰中山靖
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 臣伏以為大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 善曰列女傳杞梁
妻者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
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
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
燕惠王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
濟曰大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
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爲之崩鄒衍盡
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
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尒 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 五臣無之字 迴光終 五臣作然 向
之者誠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
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 良曰葵藿草也傾
葉於日然日雖不爲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

福始不爲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
丘櫬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
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
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言者何也 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
友于兄弟 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
也 竊不願於聖代 五臣作世 使有不蒙施之物 五臣再有有不
蒙施之字 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歎 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谷風
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萇曰
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
恥其君不爲堯舜 善曰尚書 善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 良曰伊
尹殷賢臣 餘同善注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 五臣無者字 也 翰曰言舜有聖德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 臣之愚敢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

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 銑曰敢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緝和也緝熙也光明也 是臣慺慺婁之誠竊所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 善曰尚書傳曰慺慺謹慎也戰国策 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向曰慺慺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以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国鶴立舉踵以望恩澤 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 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臣字 伏聞恩詔按臣使同台司

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合三司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 王隱晉書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銑曰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齊尊祿厚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

憂 中謝 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量不堪故以榮為憂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

而受高爵則使則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禄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祐同産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

誠五臣向曰

誠作

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猥曲也超然越過之見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非次謂不依次第也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祖倾覆亦尋而至願復寧先人

五臣有之字作敝

廬豈可得哉

善曰国語單襄公曰高位宣疾顛左氏傳呂相曰絕覆我社稷莊子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誤累

所授之職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故廬謂祖父舊居

違命誠忤天威曲從門

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顔咫尺

復若此

善曰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誤累輸曰忤逆也曲從謂受制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祖倾覆亦尋而至願復寧先人

善曰国語單襄公曰高位宣疾顛左氏傳呂相曰絕覆我社稷莊子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誤累

盖聞古人申於見知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矣

銑曰古人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雖小人

五臣作輕小

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遑幽賤

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夫人側席而坐常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五臣無於字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於字屠釣之間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版築杵頭鐵謂之橛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良曰板築傅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後而今五臣無今字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朝議五臣無議字用臣不以爲非臣處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今朝廷以爲非已之累也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禄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晉諸公贊曰喜字李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禄大夫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疏思清籍爲鎮東將軍徙光禄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修德老子曰少師寡欲論語和而不同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光禄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雖歷位清公正色善曰王隱晉書李喜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禄大夫孔安国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正色率下良曰正色不阿諛也皆服五臣作伏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礼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卒之事新序閭丘卬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銑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雖歷內外之寵不忝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忝寒賤言不奢侈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善曰聖主得賢臣須臾不足以塞厚望日

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　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寒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曰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爲進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　善曰王隱晉書　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荆州諸軍事　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善曰論語匹夫不可奪志　濟曰猶速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闕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　善曰華陽国志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

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急上道發遣上路臨發復有詔書拜密爲郎中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即爲河内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難過罪也閔憂也言己生有罪過父憂也　銑曰陰釁艱

寡君少遭閔四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可笑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　銑曰背死也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寡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　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

撫養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

曰遠慮矣天一隅苦困獨伶仃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戚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銳曰零丁危弱皃成丘謂二十成人也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祚福也向曰衰微也外無碁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仲尼之門五尺之僮豎子羞言五伯向曰碁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僮僕也煢煢獨立五臣作煢煢子立形影相弔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吊五情靡訴善曰煢煢單吏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當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隕首所能上報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漢書注曰隕死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人士之所見也凡在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應劭曰洗馬者除故官就新官漢書曰太子屬鳳曰吝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怪之使其舍人年或毀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達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字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音貝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記論曰狽勃狼狼失劇惧然因就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扶州司也進退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尔雅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礼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銑曰僞朝謂蜀朝也即署謂尚書即言我本謀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何休公羊傳曰奄奄猶近也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貌也希冀言有所希望也日薄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絶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濟曰危易落淺易拔謀慮也言朝不謀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鸜鵒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猶遠離也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作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善曰蔡邕獨斷曰烏鳥反哺曰慈烏孔子家語曰烏鳥之情誠有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銑曰烏鳥之人私情之非祖母之養也臣之辛苦非獨五臣作獨蜀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梁漢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善曰礼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向曰庶冀僥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

俾之恩妾
終殘年也 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
門以報恩施 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
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
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臣不勝犬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
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

上表
謝恩

陸士衡

表理戡起爲平原內史到官
陪臣陸機言 善曰表奏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
諸侯稱陪臣於朝皆稱陪臣 銑曰諸侯之臣
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
机而任吳王即中令故稱此 今月九日機郡太守遣
兼丞張會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 善
曰

凡王封拜謂之板宮聘
成都讓政故稱板詔 拜授祇竦不知所裁 中謝幹
下丞賫持也板册文假言假借 臣本 五臣作
不久也祇竦敬懼兒裁制也 吳人 出自敵國
善曰漢書荊通說韓信曰
臣亡也 銑曰敵国破謀
臣亡也 世無先臣宣力之
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
方汝爲易曰賁于丘園束帛
戔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心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
耿介而不隨 銑曰先臣
於丘園耿介獨也言負才
德清絜獨善丘園不仕之人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善曰
講德論曰皇澤普洽豐沛尚
書曰無遠弗屆 擢自羣萃累忝榮進 善曰国語
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 向曰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身登三閣宮成兩宮 善曰向注
吳王即中尚書即中服虔
秘書即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虔乘

軒仰齒貴游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遊子弟學焉　濟曰振景拔迹顧邈同列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遠也　濟曰言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濟曰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濟曰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善曰謝靈運曰周易曰夕惕若厲

而橫爲故齊王冏九錫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簒位冏與倫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善曰伍朝曲祠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

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含卒之際慮有逼迫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隱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表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燕熊字文羆顧榮字彦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陰蒙避迴嶇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嶇也嶇自列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嶇險嶮貌也嶇與岐同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夫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跡皆可推校善曰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蒼蒼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　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嚴爾之生尚不足忝善曰

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皃也說文區區
曰尚曾也　良曰翻反也　尚書傳曰予小子不敢荒寧
不惕予一人以圖天命予曷其奈何不勤　孔安國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本懷實有可悲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薄柱橫實可
良曰區區
悲痛也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善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公羊
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終軍詰徐偃請下御
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良曰
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善曰莊子
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
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
也　臧曰鉗以鐵爲劫束也結繫束口繫舌言不敢語
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銑曰鬻罪
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且經聖聽謂口口經天子聽察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五臣作忼慨而不
能不恨恨五臣作恨恨者唯此而已　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
也恨既失志也恨恨悲

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
隕越　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
如雷電之震左傳荅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　向
曰宥寬也雷電喻威愒越死也蒙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
死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
散輩　善曰戰國策曰蘇代謂孟嘗君道中楊子
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　解嘲曰紆青
拖紫不除名爵散官之輩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　善曰文子曰
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踧踖天踏精亦　地若無所容　中謝　善曰
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踧謂地若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　良曰震悼驚也踧曲也踏案足行也思前得
於天地若無所容
兩之澤播及朽瘁　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　後漢書鄧隲上疏曰被

雲雨之渥澤　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痺病也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善曰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爲凡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罪也天子爲銅虎符竹使符　何曰猥使春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　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何曰猥使春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何曰猥使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大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　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翰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

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國梁孝王爲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爲內史張敞爲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治之敞隨詣拜爲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　善曰鄧玄之贈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　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污濁之心能屑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律二千石以上歸當下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　良曰喜謂喜得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言者便之任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轂下謂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翰

曰稽顙拜也言爲泰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從故馳心也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 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 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寓封印飯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銑曰閔帝爲劉曜所殺琨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與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五臣無軍字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作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善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 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 向曰蒸衆樹立對配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 善曰孔綽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 善曰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屈己以申天下之樂 洛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 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 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順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礼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 所以弘振遐
風式固萬世 五臣作代 善曰韋秀衛公諫曰迎睎遐武用廢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 良曰弘大
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
帝肇基景命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文武之業王隱晉書 宣皇帝河内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景大也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 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紹之道也肇始景大也 世祖武皇帝
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善曰世祖武帝廟號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王武王重光謂光庸推曰軌跡也 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皇帝懷

周氏 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年七百 銑曰統曰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
自元康以 五臣作已 來朝政禍五臣作禍難 繁興永嘉之際氣
厲彌昏 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
有若綴旒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揚武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蒼震曰周失其御礼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繁纓以持之綴旒貫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 賴先后之
德宗廟之靈晉王帝嗣建舊物克甄 善曰王隱晉書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礼物能明也誕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礼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太子太傅琢磨王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琢磨以道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曰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傒我后后來其蘇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氓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善曰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國未志難旋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録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

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肆予敢求爾天邑商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商長安也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干寶晉紀曰賊入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昔周蓄傳撒平陽永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良曰仍因也言與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切骨也虜廷謂蒙塵平陽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為劉聰所害愍帝為劉曜所殺翰曰神器天子位之流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曜臣每覽史籍觀之前代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小雅曰載事也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銑曰載事也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荀在五臣作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善曰左傳羊舌無子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国

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號哭何曰
毛萇也言聞帝崇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
已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閇司善曰三世謂邁至琨
王隱晉書曰琨祖
邁相国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閇司謂司空也謝承後
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閇司濟曰琨家三代俱事晉爲
著職閇司三公也謂琨爲司空承間震惶五臣作遑精爽飛越善曰謝承
後漢書曰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頻越良曰遑恐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且悲且惋
五情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謂王之士惋舉五臣作興哀朔垂上下泣血善曰莊子曰黑
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翰曰悲
謂悵戚之亂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并州
思泣血
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賢明謂
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書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
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
之以否何曰否塞泰通言物不

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善曰左氏
國雖亡亦當通濟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歷
數在爾躬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晉求救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廣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
公是以爲盟主韓詩曰殷憂啓聖
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
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齊
字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善曰左傳曰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
桓公自莒先入良曰桓
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餘同善注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以五臣無以字王諸侯五臣有之盟二字
善曰左傳曰初晉
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
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書曰齊有無知之

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緜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国是爲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殺懿公驪姬之譖也固邴國謂桓公也啓學明謂文公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黜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曰黜首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玄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應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黜首之命黜首百姓也　應

命代　五臣作世　之運紹千載之運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柏子新論　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之數　夫五臣無夫字　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陹　五臣作頹　喪九服崩離　善曰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群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　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興讖文應之碩喪墜失也散皃　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濟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材恃其射也史記　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宜臼而立伯服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濟曰囂然憂傷皃夏太康出畋爲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　幽王爲犬戎所滅遁遇離罹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　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承暴以德伐叛以刑　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荒江左汙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

寫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陸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
德也　良曰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楊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
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　抗明威以攝　五臣
亲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　作懾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内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
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
礼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礼相與大夫以法相
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翰曰抗舉懾服也不類謂異国
也大順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
人也
企踵　善曰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
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
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
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穆於下　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皃言
使四方和悅於下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善曰
度百事有次序於上
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
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

遂戚過戈復西之績洗五切公羊傳曰寡人至今
以爲美談向曰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之典周詩以爲詠　善曰毛詩序曰燕民尹吉甫美宣王
之善注　济同　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善曰尚
書曰丕丕基
成湯既受命咁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　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
化
含生顒然莫不欣戴　善曰尹文子曰先德流布於
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上然仰其德以和順
国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厥人不忍欣戴武王　銑曰顒
然仰德翼戴荷戴也
声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善曰尚書曰朔
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
南暨声教史記
有陛下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銑曰元帝宣帝之
曾孫陛下於君
且宣皇之徹唯　向曰受有億兆夷人
孫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
妾子春秋晏子謂魯昭公曰

君矯晉国化而為一心君曾死二何暇有二心 天祚大晉必
乎 濟曰攸所也言万姓歸附死二心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善曰法言曰昔有
有顓諡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絶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良曰祚福也祀祭祀 是以

迄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内外異言
而與之獻无異親民无異望於帝 翰曰無異謂遠近皆望於帝

謳歌者無不吟 善曰孟子曰堯崩
衰即舜避丹朱於
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上曰天也夫而后歸中国践天子之
位也 善曰用納乎圣德 天地之
曰往矣有徽猷咨嗟臧曰用納乎圣德 良曰言人皆咨嗟其美猷道也言人皆咨嗟其美道圣德

交黄耇之情允洽 善曰封禪書曰天子之際已
不乱矣 向曰言遠允信也言天 洽左傳孔子曰喬丕
地交通黄耇夏遠考則皆與天地信合 一角之獸連

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
制卯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
休徵西都賦曰處乎則列者蓋以百數 濟曰一角獸謂
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
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
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良曰冠帶謂四方士
羽儀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 良曰冠帶謂四方士
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内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 善曰漢書
賊 函夏之大漢書 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 揚雄河東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
為務不以小行為先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
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

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性社稷固尔　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以點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良曰點首百姓克能也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五臣作普天傾首之望　善曰詩曰乃眷西顧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隕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曹觸景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善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婦得其士妻老夫得其女稊之秀稊與莢通左傳遠子馬曰所謂之秀稊與莢通左傳遠子馬曰所謂枯楊生稊者楊之秀稊與莢通左傳遠子馬曰所謂主死而骨肉尚書曰帝曰嚚訟可乎鯀方命圮族堯曰嚚訟可乎鯀方命圮族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幸甚向曰幸甚幸甚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善曰史記李斯曰明王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束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高特陋不修其城郭夾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洛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　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世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吾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陽厄相會寇窺裔伺國瑕隙齊人　五臣作民　狡可以廢而不恤哉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觀同　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　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吝人如淳曰吝民吝等無有貴賤故謂之吝若今平民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

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　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吞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暇隙而平人動散無所止定詞可闕而不矜恤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

若百姓何　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　後漢書馬援曰大王發執謙退奉宗廟社稷何

翰曰逡巡猶退讓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善曰左傳

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郤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銑曰駭驚也圉孺子名闔合輯和也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善曰戰國策張孟談作世

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　向曰元大也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爲今之大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

謀遠慮出自胷懷　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　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胷臆不假臣等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　善曰史記承祖崔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良曰犬馬臣子自謙之辭遲久也開泰爲泰平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

臣等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　銑曰盛礼冊尊號之礼踊躍勸喜也罔無也

謹上臣琨謹遣兼五臣無臣字　温嶠　善曰王隱晉書温嶠字泰貞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

王簿臣辭　五臣作辞

問訓 善曰臧榮緒晉書 辟問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受
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
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 五臣有事 關
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臣匹磾
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註

表下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善曰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字士猷
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烈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張俊字士猷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俊爲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爲太子庶子 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華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劉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銑曰革改

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名 春秋征伐則晉脩虞
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 左傳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脩虞
祀燕祭齊廟 善曰 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
脩齊之宗廟也 向同燕為御而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
為後愚廢 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
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不忍也故三王 五臣作代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
之義 善曰 論語繼絕世 左傳晉隨武子曰柔服德也
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
封杞宋是繼絕也 傳云伐叛刑也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
一時並 五臣作普 祀 善曰 漢書高祖掇亂猶脩祀六国又
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
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千家趙及魏公子亡
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良曰諸絕祚謂諸公
子絕祀者皆祀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
臨而去也 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 將以位嘗侔尊
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
顛禮之若喬 善曰 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
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
暴與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
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礼葬羽於
穀成 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 殘戮之尸乃以公葬
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 善曰漢書
善曰初懷王 許規切
善作隳
惟大晉應天順民 五臣作人 武成止戈 善曰礼含文嘉
有後可冀 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
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異望也 伏
應於天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人止
伐為武 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 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 善曰書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 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 善作義 未足以喻 善曰論語興滅國繼絶世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絶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仁叡盛之美不足比也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善曰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漢書凡二千石以銀印青綬 毛詩侯服于周天命摩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 向曰孫世謂皓子弟也作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善曰過望濟曰過望謂恩澤也 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 善曰

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良曰自葉流根頭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鴟鴞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子喻綝也室喻吳國 故天稱閔極之恩聖人網繆之惠 善同翰注 翰曰詩云昊天閔極又云徹彼桑土網繆牖戶言此恩惠深也 追惟吳僞武烈皇帝 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追諡堅曰武烈皇帝 銑同善注 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 善曰吳志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南甄官井上每日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令人汲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鈕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 銑同善注 威振羣狡名顯徃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 善曰吳志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 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也徃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諡曰長沙桓王 承業

業謂父
堅業 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 善曰 漢書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擊之勢如鷹鳥飛揚之貌 西赴許都將迎幼王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善曰 吳志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吳部太守許貢客所殺 良曰時漢帝都許大功雖不終至極之忠亦爲著明矣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朝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 善曰 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朝營也閑吳謂爲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 言陵墓至園已爲采薪者殘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詞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 故舉勞則力

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 善曰 漢魏之時征伐不爲晉寇緣孫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若 坐則異世 五臣作代 已輕 向曰言論功勞則嘗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獻誰不 善曰 濟曰裁淺表明克能獻足也言淺加明異於二君私 曰宜 濟曰裁淺表明克能獻足也言淺加明異於二君私 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 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 四時修護頹 五臣作穨 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良曰百姓也 蠲免也 良曰平民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善曰何法盛譜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疏肅祖

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翰曰監令不同蓋相類　餘同善注

臣亮言臣五臣無　臣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
亮言臣

多舊故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善曰中州爲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
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
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
就有道　孔安國尚書序逃難解散　銑曰固陋小也檢操
循節操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　不悟
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遊逃難以求食而已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善曰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時福謂蒙
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

既五臣無既字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善曰何法盛晉書
中宗欽亮名德故
申婚姻　中宗聘亮妹爲皇太子妃史記隱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左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勠力同

心申之以婚姻　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　遂階親寵異忝非服弱冠
濯纓沐浴玄風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　史記成王作頌木浴膏澤　濟曰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
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教
頻繁省闥出揔六軍善曰　何法盛晉書王敦表亮爲
中鎮軍　良曰頻
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曰
出揔六軍謂爲王敦中鎮軍
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
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　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臣爲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
則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而偷榮昧進日爾一
日竊讜旨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善曰先帝元帝也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　向曰竊
毀讜誹也塵猥穢也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誹既衆是

臧明朝以此事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
聞徹而元帝崩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

政維新 善曰 臧榮緒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
禮曰成王幼不能祇承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濟曰區區猶勤勤也竟終
祚福也言明帝升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 宰輔賢

明庶察咸亮康哉之歌 五臣作美 實在 五臣作存 至公 善曰
尚書庶事庶哉仲長子曰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 而
以至仁 良曰庶衆察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善又有臣領中書四字 則示天下
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善曰王隱晉書
明穆皇后庾氏
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 孫盛晉陽春秋庾亮明穆皇后
兄也 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

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善曰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
河上公曰太上謂大古無名

之君也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曰月無私照奉則
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
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姊妹之親猶可而妻
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

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
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
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善曰西征賦曰竊七貴於漢
王也東京六姓章德竇氏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
烈梁后靈思何后 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
族以爲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
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止言此諸黨
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嫌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
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
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善曰漢書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而視也洛曰
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擯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獎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
中亦不足容受也獎勸耳也其故何即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
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即自發問我
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闉之內矣此皆往代
成鑒可為善作謂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里姓鄰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闉
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于內矣生伐謂呂霍等也以此為寒心戰慄也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言親以求一才之
用未舍防嫌以明公道善曰韓詩外傳公道達而私
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日以親戚嫌疑求一才之用不如防偷疑慮以明公正之道今以臣之才
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股肱心膂孔安曰膂脊也膂
因呂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言申書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劇心膂旅外摠兵權
令為天子心脊摠兵謂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為王敦中領軍也
禍可立待也善曰孫子曰言用我以此招禍
敗疹立可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善曰二相王敦王導
王隱晉書王

敦孝慶伸申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王道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丞相翰曰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故誠也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匪坦然耶善曰孝經君子之見之謂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亭坦然明白銑曰察官也願少也坦然明白貌不能明無私情故生哀也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貪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憲責耶向曰愈勝若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戒則勝違實五臣無實字君命則憂雖無知何足違君命自違憲責爾

仰瞻殷鑒量已知弊作敝五臣敝身不足惜為國取悔善曰毛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濟曰殷厚誡也言是以厚觀前代之殷度已必敝誠不惜身恐為国禍

悾悾口貢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五臣作惶屏營不知所厝善曰毛詩曰大家蝉賦曰復丹款之未定靈王獨行屏營也曜煌曜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翰曰悾悾誠也察諒見信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善曰薛綜答張衡書曰待罪外府何公道達而私塞尚書曰哀矜庶獄詩外府掌邦之財用也銑曰今地已明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無誠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照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善曰孫盛晉陽春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於俗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駕

耕山藪桓溫伐雄蜀反役上表薦秀

相

善注

曰一向法盛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国
譙桓邳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莊子曰世喪道
公家之利伾無不為忠也道喪世矣世由異道交相喪也左氏傳曰息曰
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事君偶俱無偕貞也　良曰
之代則隱逸見矣昏亂之時則忠貞列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善曰
洗耳許由也堯操曰堯大許由之志憚為天子由以其不善
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曰堯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行漫我吾羞見之因曰投
清冷之淵　翰曰洗耳河上聊明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
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仕
三之節善曰　国語晉武公代翼殺哀侯立桑子曰荀叔
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行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銑
曰秉執矯擇敦厚也言士有執心擇迹厚父君之節　是故
五臣作以　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敦俗訓民
靜一流競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声崇化篤俗　向
曰謂竞讓許由禹礼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
之迹言重此以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平　裂善曰東觀漢記
鄧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　論語比考讖曰聖王御世河龍
負卷舒圖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州
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圮毀裂分
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
之地故三令分毀　兎罝絶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善曰
鄭玄曰罝兎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良曰兎罝網
也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言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
不能審賢也絶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　斯五臣無
斯字　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善曰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愍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弃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桓橋軍敗面縛請命鍊鯢喻李勢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国也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弭言思布大化 泥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龍而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国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五

以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亨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蠋音蜀 銑曰平蜀之後搜拿逸人於亡国之墟餘同善注 竊聞巴西謝燕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渭濁其泥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渭毛萇詩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德逸之德在李勢之時能舉清絜之行 干時皇極遘道消之會辭黎蹈顛沛之艱 善曰周易否卦曰君子道消也陸士衡表曰遭國顛沛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遘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偃仆艱難也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 翰曰中華中国也謂賊所破

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
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無此望也 凶命屢招兮
威相逼 舍曰孫盛晉陽春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权父驤
辭命皆不應也 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
也言此等或以礼招或以 威迫而誰秀終不應命也 身寄虎吻兮
危同朝露 舍曰
漢書李陵謂蘇
武曰人如朝露 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而能抗節
王立誓不降辱 舍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侯道志潔如
玉 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 濟曰抗舉也王立言
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亂朝 杜門絶跡不面僞庭進
免讒勝之禍退無辞方詭對之機 舍曰漢書
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襲勝勝自
知不免懸印綬歸門人高暲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
且暮入地下見故王哉語畢遂不復開
口歎今 人事二姓下見故王哉語畢遂不復開
以安車迎 七十九矣又曰辞方字子容王莽
方隆唐虞之德亦徵 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

其言不強伯知也 良曰僞庭李雄
朝也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鉏園 五臣
作衺 綺之棲
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曰管寧
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淪皆棺槨 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舍曰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
避而入商雒深山 翳志曰管寧聞
翰同舍注 方之
於秀殆無以過 也言皆美
秀之節 夫旌德禮賢化道 五臣
作導 之所先崇表殊
節聖哲 五臣
作哲 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
遺黎偷薄義聲 滋
滋偽義声不聞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澆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声無
聞 銑曰言礼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 良曰言時
不返當須振起道義之人以勸免敝俗 若秀蒙蒲帛之徵 舍曰漢書 武
帝初即位使使 洗薄流遯

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濟曰足以鎮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裹車輪而徵之

靜頹風軌訓嘉俗　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　濟曰頹壞軌法嘉薄也

其壞風法教薄俗　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善曰周書言以礼徵秀必能鎮幽遐遠夷也九曰乃辨九服之國　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解尚書表

殷仲文　善曰臧道寫晉陽春秋　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王抗表自解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陂側也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飆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斥玄親也　昔桓玄之世五臣作代誠復驅迫五臣作逼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五臣作以身殉五臣作徇國　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濟曰逼迫也徇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効之拂衣以謝世事　遂乃宴五臣作晏安昏寵叨昧僞封　善曰　左傳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翰曰宴安謂興公　銷文寡事魯無獨固　善曰魯無固守之節亦從晉中興書詔加

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　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斥玄親也　昔桓玄之世五臣作代誠復驅迫五臣作逼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

桓玄爲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簒位也
銑曰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
魯無獨固者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攸教宜
詎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善曰鎮軍宋高祖也
言宜加重法以分忠邪　臣復社稷大弘善貸善曰馮衍與
正邪辨裕劉裕　善曰左
平山東右臣社稷老子曰大制不割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桓玄反正晉之社稷廣爲善以假
借人　佇五臣一裁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善曰楚辭　蜂蛾微
命力何固薛綜注東京賦成礼三驅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
前禽也　良曰佇俟也
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必漏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
我徽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礼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若言
以縶知維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　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縶之
謂不解　尚書　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

是視善曰
求餘無所顧也　左傳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
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
之理爲尚書以力劾軍旅也　銑曰言此時天子爲臣下閉塞天
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
五臣人　善曰毛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
作令人下而不強此之謂仝人高誘曰仝人仝德之人無
虧闕也　向曰僶俛俯仰也仝善也言我屬軍
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仝善之人也　今宸極反
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善曰公羊傳
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礼曰仲尼憲章文武周
易曰品物咸亨　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礼法條
章皆舊太平之時　臣示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善曰尚書
厚有忸怩　良曰胡何也言何能
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
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違謝闕庭乃心愧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善曰 晉書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銑同舍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向旦振旅淮泠旗類將届舊京威懷司雍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爲雍州 濟曰届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 河流湍疾道阻且長 善曰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 良曰湍速阻險也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經淹引時月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 東觀漢記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一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始以今月十二日

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簴五臣作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 善曰毛詩曰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 翰曰晉舊都故禰隳頓廢壞也虡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虡設宮觀之餘盡爲田畴而生禾黍也墜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善曰潘安仁西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復鳴狗吠之聲 銑答盧諶詩曰衰我皇晉痛心在目 銑曰墜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貌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 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則惠帝陵 向曰謁拜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官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東則乾脯山山西南則惠帝陵 向曰謁拜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礼謂祭物儀也

憤慨悲感也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舍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騖担而逕跨 良曰繕脩也謂脩理荒穢其荆棘蕃衛一如舊儀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翰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銑同舍注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之教宇 善作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善曰王隱晉書衛權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明彰謝承後漢書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 表簡別也言重賢求善王也所以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洛曰司勳官名三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明 故尚書在僕射前軍將軍五臣無將軍字臣劉 善無劉字穆之愛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佐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黽勉也 良曰言

於軍旅之中心盡 及登庸朝右尹京畿敷讚百
謀慮力盡行陣 揆叙新大猷 善曰沈約宋書曰穆之爲尚書左僕射又
百揆 毛詩曰大猷是經惟通言是聽 銑曰登升庸用也
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敷布讚奏揆度冀輔猷道也謂爲升陽
長布奏以度百事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
輔新君之大道 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善曰沈約宋
伐轉穀之左傳射甲伐五十人入吾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爲容好 蜀志文帝察黃權有局
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
中以爲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訓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
有棟梁之器 方宣讚感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
幹之器 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善曰蜀志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
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
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 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善曰 論語夫子其生
啓疆曰寵靈楚国 良曰生榮死 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曰逐
哀人理既備寵比神靈亦以奢泰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
創艱患未弭 善曰王隱晉書義熙安帝年號国語太子
弭止也艱患 謂桓玄作亂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
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 翰曰草創初始也
寧歲 善曰 沈約宋書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
表北伐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闇之志勸盧循
承虛而下循從之公全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 周易
曰地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出
故尚未寧国語晉姜氏告于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 銑
曰虞度敵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爲邊患言屯難多故
無有安寧之年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
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
之善言善謀 也讜善言也溢滿也言穆
滿於人聽 若乃忠規密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

莫見其際善曰辟君也詭辭而出范甯曰穀梁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風俗通礼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辟出則詭辭礼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王隱晉書樂廣性誠保貞莫見其際　潘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筭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詭辭謂人間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五臣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善曰国語孤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皇朝其功不爲天子聞見者多也　出征入輔幸不辱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　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本有矣字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傳毅明帝頌表曰体天統物寧濟蒸民　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故無此也言無此人不能安濟軍国之事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善曰易曰九三貞厲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　銑曰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善曰三輔決錄茂陵馬氏代襲茅土　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爲社不及言不封　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　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爲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没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善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爲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一言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為齊明皇善無公第一表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帝即位改封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任彥升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第昭文文帝自立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臣鸞五臣作公言被臺司五臣無司字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議同三司楊州刺史五臣作長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善曰毋丘儉表曰禹爲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知淺智能疎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善曰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郎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世祖武皇善猶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弟之也武皇大漸實委臣以後事善曰尚書曰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雖目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善作偶識量已外不能自見其頗敢自見之謂明劉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見其睫莊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卻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尒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尒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殿鑑量已知弊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

也言我偏讓之材過量已之分敢暗也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王凡之側 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也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善曰后憑王凡言尚書后憑王凡道揚末命臨終之命也 雖嗣君弃常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曰人弃常而妖興漢書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濟曰嗣君鬱林王也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 獲罪宣德 傳申繻曰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言家道未成 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善曰毛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在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 良曰鴞鴞言家道未成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議 善同翰註 翰曰漢東牟侯興君惠王子也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主不負社稷 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被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識之言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善曰書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上未乾言帝出朋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善曰謂鄧林倡躓躓與蹶同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於此也 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鄧林王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向曰尤過任當也 將何以肅拜高寢處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太冲吳都賦曰表曰園陵殘於新采左傳楚遠啓疆俚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起寢廟於武昌張士然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 泣血傷也 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 無聲而泣下曰血 寧容復徼榮

於家耻宴 五臣 安作晏 於國危 善曰晉中興書卞壼表曰
左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徼速也家耻禀亦安也國危謂
 珠廢后也 駟騎上
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 善曰漢書霍去病征匈
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栢栢上將之元勳
淵林注吳都賦曰瓊嶋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鄭氏毛詩箋
曰儀則刑法也 銑曰驃騎上將冠出入天下儀飾刑表出列岳謂比於諸侯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善曰周礼曰司會掌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
書曰姜事文帝黃汝汝改爲中書官名掌出納 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
會爲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王言已不關也 且虛飾寵章
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善曰王隱晉書 武
虛飾 詩曰予曰有御侮 帝詔山濤曰勿復爲
禦侮 濟曰寵章謂封侯也
可惟以爲得 但命輕

鴻毛責重山立存沒同歸殷譽一貫 善曰戰國策
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過重於山岳賜泉養性賦曰況性命
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
能爲我擔莊子曰哀公
之變哉志周勃與曹休書曰
途而同歸書曰爲善不
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也 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
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毛矣貫
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尔 辭一官不減
身累贈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
讓 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貴造國語注曰黷慢朝經家語孔
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
夫國体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体孫詒讓紀
涉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
國親是同体不爲
假飾而求讓名也 翰曰黷汚經法也同体爲已與
近匈奴有全邦愜 善作
殞 越爲期不敢聞命 善曰
論語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秬子狄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馬防及守近匈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間越千下也銑曰均同匡正間凌越謝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亦願出垂垂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

誠彌善作必字固永昌之丹慊苦簞獲申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懇信也慊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濟曰綽寬裕優也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

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良曰右且陳淺近易照參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善有臣謹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一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翰曰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五臣作宵城縣開国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中謝五臣無臣雲二字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善曰張載贈廬子琰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銑進曰日本也輶有輪運之功翮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進

謝中庸退慙狂狷 古縣反 善曰礼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狷偏狂也慙謝皆謂不及 固當鑽厲求學

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善曰韋矣少子玄成復以明王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虫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孝書三冬文史足用 洛曰讀先王之道孰厲於孝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成就也 負書蹻屩脚齊楚徒知貧賤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 史記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在而不得吾貧賤乎 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国也蹻屩履也 既而分虎出守以龔破見嗤持斧作牧以意豉 善曰漢書文紀 初與邘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雕異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棨衣尔漢書曰景勝之持斧逐捕盜賊 周礼八命作牧范曄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問以為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恠然舊多珍怪上為国家所疑下為權慮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咫尺馬援以意豉與寧王陽為衣裘徽名婢是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翰曰漢儀郡国銅虎符竹使符竹使符也 善曰漢書曰王莽以符命謂諸侯有功賜以茅土銖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以意豉可治瘴氣遂取一車裘還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四太守而被簡落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遒 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墨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辞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所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鄧珀至除名為民 東觀漢記馮敬通奏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妄自採井白也 銑曰古得罪之

人背着赭衣虜獲也言其挽法之吏而辱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　并白操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矣　亂離斯瘼莫欲以安歸　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辭君曰瘼猶病也　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為率若信說亦年已過半矣　亂離東晉侯作亂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善曰司馬虎續　漢書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毛詩曰我離寒暑冬夏也　渚曰野外曰郊窮巷也寒暑冬夏也　一區悵望鍾會　善曰秋興賦曰　輸黍稷之餘稅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也也　漢楊僕上書曰臣為闕外人也　楊雄有宅一區　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八鍾山北陸元日之地　良日皇淳也　挹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

歲之統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焉遂以即天
子之位又曰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以祭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孟津也紂雖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
銑曰陛下請梁武也紀年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　武王有
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　臣奮五臣
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六
奮等離心功懃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善曰向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
曰臨去武昌疾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觀　左氏傳曰楚子
園許偕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觀魏
都賦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天造草昧鄭玄
曰言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向曰言天子之功以為己力
諸侯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懃之
脅者況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
締結蒲伏也草昧謂初也即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　獄
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降器大名一朝摠集顧已

及躬何以臻此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
子曰詔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　濟曰獄訟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謂天
同一人之例尔器謂井璋也摠集謂集於身言見
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慮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政當以
接開白水列宅藉昌亹五臣作鄙善曰　東觀漢記考
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
儁器縮封人也與高祖同里閭曹等特以事見礼至其親幸亹
及宿縮也　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
高祖同居豐邑雲與梁武居山相近故云也　忘捨謂
之尤存諸公之費善曰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安時
市祐亹位駕幸祐第問曰得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
日前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之與同舍生薛
子人日錢貿驢令從者銜以
給祐帝公之費　良同善注　俯拾青紫豆待明經善曰
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翰
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中謝夫銓衡之重關諸侯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雲曰陸機願譚誄曰迁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知知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閑猶言什也替廢也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善曰孫綽子判風流正位分泾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牓可觀斯謂之雅俗 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王修識高柔於弱冠每所称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其声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遇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国策蘇淳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寡人闚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十人不亦衰乎 銑曰言拔十人得五人济同善注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

幼天機暫五臣作箐 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莊子蛟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虔曰天機自然也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晉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 世說裴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 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 齊李陵遲官方淆亂 善曰毛詩序曰礼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 銑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王政淆亦亂也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善曰公羊傳用辟召或出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漢記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向曰鴻都學府也

不綱謂無綱紀也　餘同善注　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善曰金章盈笥未詳虞預晉錄　趙王倫簒位侍中常侍貂蟬半座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濟曰金章即也笥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爲亂詮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衆故云此矣　草創惟恰義存改作恭已南面實成斯在　善曰論語子曰辭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良同善注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戒寵章來之公私授受交失　善曰董巴輿服志　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鐺附蟬爲文　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乏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璜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善曰　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爲酇侯范雎後漢書　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僕號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雖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酇侯　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斛在轉給光武軍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　或門人加親　善曰漢書尚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拜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爲酇侯　向同善注　或隱若敵國　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曾禮義是創通爲稷嗣君　東觀漢記　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繒縈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遂言方作攻具上嘗笑曰強人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濟同善注　或與時抑揚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善曰東觀漢記　殤帝崩惟安帝宜永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爲上蔡侯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濟同善注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善曰　東觀漢記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宣

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
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濟曰卓茂爲密令蝗
蟲不入境光武即位慕容盛德封德侯相榮爲明帝師拜尚書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舍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濟曰紀錄也　餘同注

所附唯有恩澤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

同曰封故世謂之五侯王氏也　漢書成帝封舅王
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爲列侯五人
舍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公孫弘自海頻而
登宰相籠以例侯之爵　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皆
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
榮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於此

既義異疇庸實榮垂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舍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翰曰疇
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
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躬

農面仕　善曰東觀漢記　侯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轉輸東方捐戚子書曰若不反身於素業其隨世
舍曰陸士衡辨亡論曰弘濟艱難寧定華夏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其隨世
生書曰士也素謂朴素之業　銑曰諸侯仕易農　乃
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

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爲
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充二州刺史也中興
元凱也尚書即古牧伯也　太史左傳
青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
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　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
道風妙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
薇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　言遠祖之任淺於元
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善曰王僧孺范
連　濟曰秉執　氏譜曰汪生少
也高尚不仕也　所富者義所乏者五臣作非　時　善曰富義
魏都賦曰開居隘巷室迹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　謂段干木
之軾旃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漢書文帝曰

惜李廣不逢時　濟曰富義謂富太平之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
於道也所乏非時言當　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
善曰王僧孺范氏譜　先志不
濟曰東朝謂經任宋太子諮議郎也下邑所居邑　雖
志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五臣
作爾　今茲首奏將亞冢司　善曰劉璠梁典　齊永元初雲
爲廣州刺史因醫家居久之爲
國子博士　梁書大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　雖
千秋之一日九遷荷奏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
未爲速達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卒丞相高祖
郎一月九遷爲丞相　知武帝恨誅　太
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　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
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卓持之急不得去因
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
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翰曰車千秋自國寢
即論庶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時及
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比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　臣雖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
不可不敢妄冒　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當損国棄身亦知不可
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　陛下不弃管蒯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管蒯
麻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蔓草猶能
書弃惟悴　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
我下村而垂愛與絲麻
同也絲麻喻賢良也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
素志無復貳辭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
書嵇彬彬秦曰不宜違人之素志　洛曰
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
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不移平生之言也　矜作徵　臣所
乞特迴寵命則慕意載穆微物知免　善作表
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善有
臣雲誠惶誠恐以下六字
之命言常法則和穆也微物羞雲自謂也免咎責也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善曰薦子顯齊書曰始
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
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銑同
善注

任彥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善曰呂氏春秋
人而佚於治事　注曰任昉爲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
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
上垂衣拱手　方之蓂逸樂　善曰孟子曰舜使
永爲逸樂
而注之海　禹語太子啓曰伯禹疏川道滯也　向曰疏
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仕賢小能則亂者理　伏惟
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
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
蔽明也鼏絻塞耳所以掩聰也絻古兗字統古纊字義並同

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爲符璽以信之　濟曰旒以蔽視纊
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
璽也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
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
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
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聘六飛馳不測之
子由曰和其光同其塵　良曰言今塵述與之同　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
客戾止亦有斯容　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
而谷空也振鷺白鳥也以喻絜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
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
閒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
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爲世師　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
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保　物色關下
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爲酒家庸保
委裘河上　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奉老子西遊先見
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曼子

日治天下若委棄之實桓公聽管神而趙襄子信
王登此之謂委棄然委棄謂用賢也　神仙傳河上公莫知
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冀孝文帝駕從而請之　非取製於一狐涼求味於
兼采　善曰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
反求美必兼采爰味而字　善無　五聲倦變九工是詢　善
論爲國者信資衆賢治天下以五聲聽治漢書劉向上疏曰舜
彈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善無　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
作司徒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
龍作納言凡九官　良曰大禹以五聲聽理三官也詢問也
九工謂九官二事之官　寢議五臣作義　廟堂借聽
言天子倦以声听故問於九官　善無　晉東部敘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羣食得
與皁　善曰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不盱睢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
臣招與議事於廟堂之上　左傳晉侯聽與人之誦也
藏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草謀之事　翰曰朝堂謂貴
臣與皁賤士也言寢息卿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欲使名實不違徵倖路絕　善曰鄧析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君子
職也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君子之事也春秋左傳曰王令臣之
謂始安王陽州刺史義慶家邨謂與國爲兄弟　銑曰任重
人皆取實材而絕徼倖猶苟且也　言欲所任
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善曰
上品無賤族　王隱晉書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濟曰
勢門謂權勢之門格擊也言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
貌　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濟曰
貌容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用

竊見秘書監張華侍中領右驍騎王寔侍中領左驍騎王戎侍中
葉重光海內冠冕　善曰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也
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晦何之元
均爲騎都尉亦有清談者也　濟曰華字茂先博物洽聞生導遵尋生沿洛生詠詠生曇首
申棄書曰王祥弟覽生導遵尋生沿洛生詠詠生曇首　沈約
宋書王徽緯曇首長子過害子儉嗣　尚書宣重光　晉中

與書庾冰跋曰臣內循家籠冠冕當世也　良曰七葉謂自王祚以下至睦父冕旒晃晃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鎬狀曰美也　綺資氣早茂才幹足任　尚書曰允迪厥德禮記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翰曰迪踐也言神情俊茂允踐中和之氣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善曰臧榮緒晉書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想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爲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　銑曰言睦俱有之　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何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喻可爲人之儀則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善曰臺沼吳書曰劉基下妾交達門無雜賓　漢書班處幼與兄嗣共處女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翰曰塵雜謂塵俗班處家有賜書此言睦家亦有　辛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　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曰辯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良曰邇近曠遠居近親道疎物也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善曰孟子曰夏曰校謝宣遠送孔令詩曰抗矣將歸客養素兌有終　翰曰素朴也台三台星王三公也言此人守朴丘園則虛三公之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五臣作首　善曰孟子曰夏曰校殷曰亭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慶於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　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善曰城紫緒晉書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荀顗字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今君之子也近見衰倫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華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卻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向曰言睦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舍有字僧孺三字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舍曰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六歲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班超家貧爲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如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爲研范曄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好學無以資常爲人傭書以供養嘗忘勤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偏矣 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樓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賃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舍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 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漢書路溫舒取澤中蒲蓧爲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爲經 良同舍注行以先言往行人物雅俗舍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實審真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 韶曰言名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井泉遺儀南宮故事舍曰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將出尚天於井泉用之名曰井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爲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銑同舍注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舍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爲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向曰抵掌謂擊手也餘同舍注豈直鼠延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譏舍曰墾虞三輔決錄 賓彼舉孝廉文焚炭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彼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彼曰見尔雅語案祕書如彼言暘帛百匹張騭文士傳 人有於高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朝廷士莫皆服其博識 濟同舍注 聊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舍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貢所疑朱

衰曰質問也　良曰言賜進益於俗　並東序之祕寶朗
多曾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
璉之茂器善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與引曰
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祕　誠
寶珍奇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爲宗廟之任
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善曰　論語君子不以言
衍顗頑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程方進述曰用合時宜舉固世　舉人不以人廢言解朝曰鄭
資　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爲世之資用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善有云
云字
爲褚諮議蓁讓五臣無　代兄襲封表　善曰
諮議褚淵　讓字
論語子謂奇書曰褚蓁字茂緒爲義與太守改
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雲奏詔許之官至前將
軍卒然此表與蓁詳略不同疑是蓁本辭多
冗長向曰蓁南康郡公褚淵嫡子以出外繼
有庶兄賁襲爵蓁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
於蓁天子許焉而蓁上此表讓於賁也

任彥升

臣蓁言五臣有一字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
奔　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
土字臣賁世載五臣作載字　承五臣作以家允膺長德　善曰
顏斉書　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
封與弟蓁国語曰祭公謀父曰先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
曰開国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後無嫡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功錫賜也土字謂南康郡也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也言兄
鑒止足脫屣千乘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吴
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　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
封郡如脫屣履復也
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
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　善曰左氏傳
公子魚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　翰曰諺誤也言推此恩踈遠而誤卒聚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　善曰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　善曰東觀漢記張純字伯子奮字權通儿根常被病絕病困賜家承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絕襲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語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衰臣小稱病令翁移臣乂曰丁緟爲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遠就國　銑曰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物違詔不受有詔書下徵皇權乃受　丁緟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門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繼傍統禀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悲慟晝觸目崩隕　善曰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

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楚嬴既掩扉終天淨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季何兮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也　向曰先臣謂父也太宗謂伯父宗絕諸謂無嗣也禀繼承大宗禀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膺矣　若使貴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　善曰左傳吳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若將立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若守節吾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国非吾節也子臧之節　濟同善注　是慶德樂豈曰能賢　善曰左傳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豈敢不承德不讓是慶先君之舉豈曰賢乎善注　陛下察其卉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　善曰曹大家譬賦曰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　翰曰停絕謂不復卉款之未定　不任　善作勝　承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　卉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善作以下二字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銑同善注

任彥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 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樞機之風聲甚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訓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左傳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 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 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初承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

書積如山故尚則延閣啟秘書之府又曰尚書有素絲編口錄 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也遷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記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鄰舍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讖明易道以爲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向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良同善注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爲夫子是擬迹也 尊王之情致之於堯禹 善曰尊主謂伊尹也昵昵若撻于市禹亦聖帝故連言之 銑曰伊尹昵其君不如堯舜書曰昔元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如堯舜是尊王今言禹者變文也 故精廬妄啓必窮鑽勒之盛君

長一城亦盡刋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
顏 舊曰東觀漢記云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荊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然寔爲大行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陶周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刋勒碑頌況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 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
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 舊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與周公同功也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生旦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 舊曰尚書曰尒有嘉猷則入告尒后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生以之 良曰體謂體性謂爲政化之体以正朝廷出蕃謂爲刺史也入守謂爲司徒也進思必以告君之美者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舊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時序 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 若夫一言一行感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 舊曰五臣作善我 善曰孟子聲聞一善言見一行者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曰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 禮記作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也 銑曰謂人有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 道非兼濟事止樂善苦亦無得而五臣無稱焉 善曰 周易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家何業最樂 舊對曰爲善最樂上嗟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之論語曰齊景公

大道兼濟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 善曰言成王未知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鴟鴞東徙松槚成行 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 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 又潘岳以伏防之子良薨 毛詩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鴟焉說就曰梟既搏攫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予改鳴鵻東徙猶惡予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槚 洛曰松槚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也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善曰蕭子顯齊書 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爲會稽大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 良曰僚官也 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善曰楊雄書曰齎細素四尺素絹也鉛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行誦文書 翰曰蓄積也油素行謂鉛筆行誦文書 翰曰景謂景行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慕筆瞻望于之景行空然

昔晉氏初禁立碑羊善曰景山謂頭也毛詩曰陟彼景山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墳墓結不布列槙瞻左官中郎將詩曰望慕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慕願魏舒之亡亦從斯列 五臣作例而阮畧既泯故豈冒昌厥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善作致之者反蒙嘉歎 善曰陳晉志阮畧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冬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畧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銑曰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宛特賜之碑泯滅也爲謂作文者置立也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徵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善曰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徵管仲五昌其被髮左衽矣 向曰被及也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參常均之外 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

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刋立善曰褚淵碑即王儉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鄧爲建立碑第二
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　濟曰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
諸同迹親與竟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
其禁王踶　踶與長陵轄由軒不知所適善曰禮記曰
舉覩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頴觸
謂齊王曰秦攻齊今日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
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
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良曰九原晉六大夫葬地樵蘇采薪
人也禁謂不許也駐踶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
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轄軒使車也使采
異古之言無碑使無所問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寔網之弘
網尚覓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　左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洪大驅駿
弛宴容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建武中禁
貳乃辟　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洪大驅駿

記言伐逢言編之竟處樂宴客游王門
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　虞先犬馬厚恩
不答而弊五臣作敝惟毀其幽泉末葬螻蟻珠襦玉匣遽
飾幽泉善曰列女傳曰晉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
夫人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弊帷不棄爲埋馬　良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
先犬馬死矣礼記仲尼門五閒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
謂楚王曰犬馬人御得式黃泉葬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
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葬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
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　銚曰葬籍也螻蟻蟲名
龍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銚爲交
雲自方犬馬故云此　王匣　銚曰葬籍也螻蟻蟲名
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末　匣笥屬以珠玉飾之言我常
精螻蟻而太宰已在黃泉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
北陵謂竟陵王葬處既曲逢前施寘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
敝塞也微物雲虛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

頂一作立蜆之言庶存焉必拜之感善曰裴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万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平臧榮緒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讀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臨哀悲懼也銘同善注

言不自宣善曰薛君韓詩章句以下五字